

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Kuadu Novel Series

长篇小说

流岚
◎ 著

闪失的舞步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非十卷



THE NOVELS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Kuadu Novel Series



闪失的舞步

长篇小说

流岚
◎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闪失的舞步 / 流岚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8.1
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9313 - 3

I. ①闪… II. ①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44768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2 字数: 130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3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Kuadu Novel Series

冯聪从屋里跑出来，身后跟着白鸽。

白鸽喊着儿子，聪聪，你慢点儿。你说你爸这个人，我都给他打电话了，他也真是能磨蹭，怎么还没过来呀？

冯聪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跑着，嘴里喊着，咱们不等他。妈，今天我想吃麦当劳。

白鸽摇摇头，不行，等一会儿你爸来了，咱们还得上你爷爷家去，饭都做好了，你奶奶都说了，今天做了鱼。

冯聪停住脚步，回过头来等着白鸽走过来。

白鸽推着自行车，走到路边张望着，你看看，聪聪，那边过来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爸？

冯聪向那边望着，是，是我爸来了。

冯春潮从街的另一边走过来，脚步急匆匆的，望见白鸽母子俩，兴奋地喊着，我还说呢，你们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出来，我幸亏没有……

白鸽瞪了丈夫一眼，你说你，干什么都没紧没慢的，今天咱们儿子是第一天到老师家去，原来我以为咱们两个一起过去

呢，你……

冯春潮辩解着，这不是吗，我们哥儿几个正研究到江北去办赛马场的事，你一个人去就行了呗。怎么样，老师说咱们儿子唱得还行吧？

行不行你也不用操心，你这个当爹的。白鸽抢白着丈夫。聪聪，快过来坐在车子上。

冯春潮把自行车接过来，推着冯聪继续向前走。

白鸽兴奋地说，真没有想到，方才老师让我在旁边听了听，咱们儿子还行。老师都说了，他这方面有天赋，如果好好培养的话，将来说不定还能考个音乐学院什么的。

冯春潮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，你想得太简单了，你以为音乐学院那么好考呀？我告诉你吧，现在学那种东西的人太多了。我看呀，让他学一学，将来作为一个业余爱好就行了，还得考正规的大学，那个东西靠不住。

你呀，我跟你说什么你没有听的时候，怎么靠不住？白鸽顿时生气了，谁说唱歌就靠不住了，你看看我，不就是学跳舞的吗？如果咱们家现在没有我的话，哼，你们爷俩呀，喝西北风去吧。

冯春潮望了望白鸽，你呀，别说得那么玄，就你挣那俩钱？你等着，等我们的事办成了，保证挣的钱会吓你一大跳。

算了吧你，你说你挣钱，这都多少年了，你天天在家里纸上谈兵，要不的，就出去和你的狐朋狗友瞎合计，到现在你们挣的钱在哪儿呢，你拿来我看看，白鸽伸出一只手。

冯春潮继续向前走着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们的事快了。

你说说你，这都多少年了，如果不是每天到你家去吃饭，我看我的那点工资呀，给孩子交学费都不够。

冯春潮回头望了望白鸽，那不是我们家吗？不管怎么的，老子的饭不吃白不吃。如果咱们不回去呀，聪聪的爷爷奶奶吃饭都不香。

白鸽推了一把丈夫，你就会说这种没志气的话，你没看见吗？每次咱们回去吃饭，你爸的那张脸呀，没等吃饭，我看都看饱了。

我爸就是那样的人，冯春潮解释着，这些年你还不知道吗？他总是对我恨铁不成钢。

桌子上的饭菜已经摆好了。

冯有财坐到饭桌旁看着电视，他望着桌子上的饭菜，又望了望老伴张淑兰，你说说你，这孩子让你惯的，都三十好几的人了，孩子都那么大了，买一口好吃的，就给他们留着。

张淑兰走过来望了一眼丈夫，你呀，你好像不是他亲爹似的，你说他现在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，就指着白鸽挣的那点儿工资，如果不回来吃点儿饭，他们的日子怎么过呀？

冯有财赌气拿起筷子吃了一口菜，那不还怨他自己？学我也供了，可是他不好好干，今天想照相，明天想开车，这不是吗，到头来什么也没干成。现在孩子老婆的，一天三顿饭还得到咱们家来吃。

张淑兰叹了一口气，要怪的话，也怪咱们这当老人的没本事，你看看人家那些当爹的；如果咱们家是当大官的，或者是

有钱的，也能帮帮孩子。可是咱们除了你那点儿退休工资，现在也是这么紧巴巴的日子。

冯有财有些不服气地瞪了老伴一眼，你别说这没咸没淡的话，过不去河赖裤裆大兜水，人家那些有能耐的孩子，根本用不着靠老子。我问问你，现在那么多人，有几家是干部家庭出身？还不是工人农民家庭出身的多，怎么老子是当工人的，儿子就什么也干不了，还是自己没本事。

好了，我不跟你说这些气话了，我看还是等春潮来了，好好跟他说一说。张淑兰拿起抹布擦了擦桌子，你说这个春潮也是，如果像他姐似的也行，踏踏实实地过老百姓的日子，咱挣不来大钱，挣点儿小钱也行呀，可是他呢，整天挣大钱挣大钱的，可现在连小钱也挣不到。

你还说呢，长这么大都是让你给惯的。冯有财坐在那里冷着脸，我早就说过，他可倒好，总是那么好高骛远，净够那些够不着的东西。

雨已经停了，一家三口人推着自行车急匆匆地在路上走着。

冯春潮望了一眼白鸽，今天我们哥儿几个都商量好了，现在就差一样东西了。

你不用说，我也能猜得到，白鸽说得很肯定，是不是就差钱呀？

冯春潮笑了，你还算聪明，对，现在我们哥儿几个都合计了，分头搞钱，等把钱凑够了，你看着吧，我们的买卖保证一

下子就能火起来。

白鸽撇了撇嘴，我早就看着呢，我等着你们火，我看看你们干的那个事在咱们这个东江市能火到什么程度。

冯春潮望了一眼白鸽，你还别不信，到时候你就等着数钱吧。

一家人走进冯有财屋里的时候，张淑兰正端着桌子上的菜要回厨房去热一热。

白鸽赶紧走过来，妈，这不挺热的吗？我看挺好的，就这么吃吧，别费事了。

一家人便坐在桌子上吃起饭来。

张淑兰望了望孙子冯聪，聪聪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呀？

冯聪嘴里吃着饭，抬起头来望了望奶奶，今天我妈送我到新老师那里去了，学唱歌。

张淑兰一惊，什么，学唱歌？

白鸽夹了一口菜放到嘴里，是呀，妈，你孙子可能耐了，今天老师都说了，他这方面有天赋，一张嘴就像那么回事，说不定你孙子将来真的能成歌星呢。

冯春潮吃着饭，你呀，别说得那么夸张，还成歌星呢，哪那么容易呀，一个小孩子？

白鸽望着丈夫，你别不信，等将来有条件的时候，我就给他找一个专业的老师，如果行的话，将来我就让他报考艺术学院，你看到时候成不成。

冯有财望了望白鸽和冯春潮，我看呀，还是不能放下书

本，还是好好地学好课本，什么唱歌啊，那东西能靠谱吗？你看看，现在学唱歌的满街都是，真正成名成家的有几个。

白鸽望了一眼冯有财，不作声了。

冯春潮点点头，我也这么说，一个小孩子学那东西干啥，学费又那么高，还是将来考正规大学好。

白鸽瞪了丈夫一眼，我可不能让我儿子将来也像你那样。就是不上艺术院校，不当什么歌星，将来我也让他有一个业余爱好，谁像你？

冯春潮摆摆手，你让我好好吃顿饭行不行，你看这鱼做得多好吃，你净说这些没用的话。一家人开始吃饭。

冯春潮抬起头来望了望父亲，爸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

冯有财望了望儿子，什么事，你说吧。

这不是吗，冯春潮咽下一口饭，一边说着一边思考着怎样说下去。我们哥儿几个都商量好几次了，想在江北开个赛马场，现在都计划得差不多了，就是、就是还缺一些钱。

冯有财抬起头来望着儿子，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为了这个事，钱，钱我可没有。

冯春潮又望了望张淑兰，妈，你看我爸，我是借，又不是白要，等我挣钱了再还给他嘛！对了，保证给你最高的利息。

冯有财摇着头，你呀，从我这里拿钱多少回了，都说借，你还过吗？你们整的那个事呀，我看不靠谱，我可信不着你们。

冯春潮低下头继续吃饭，又抬头望了望冯有财。真的，这个事我们都论证很多回了，又出去考察过，如果弄好的话，全

部投资有一年多就回来了，剩下的全都是挣的。

冯有财坚定地摇着头，你就是说出大天来，也别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。我可跟你说好了，你这个事我看是不可靠；我还告诉你，你也不能向你姐借钱，她挣的那几个钱也不容易。

冯春潮苦着脸望了望冯有财，又望了望张淑兰，你看我爸，他不借我钱倒也算了，还不让我向我姐借，你看他……

张淑兰摇着头，叹了一口气，算了，你再想别的办法吧。

二

月亮已经升起来了，刚下过雨的街上有些发亮。

路上的车辆渐渐少了，行人也不多。

一家三口人推着自行车向家里走着。

你看看你爸，不借就不借呗，你看看他。白鸽一边走着，一边说。

我知道我向我爸借钱这个事肯定行不通，可是我也没有想到，他还不让向我姐借，冯春潮说着，也有些来气了。

你也是，都是你自己不争气，如果你干出个好事来，咱们现在挣了钱，也用不着天天回你家去蹭饭了。你看看，每次我回家吃饭，我这饭都不知道从哪儿进去的，白鸽瞪着丈夫。

你说你，一家人，有什么呀，冯春潮解释着，我爸就那个脾气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咱们现在就这么个情况，等我挣了钱，别说是吃饭，我还想买别墅呢。

白鸽撇了一下嘴，就你，还别墅呢，你可饶了我吧，就咱们的那小破屋，还是我们单位看我挺大的面子分给我的呢，如果指着你的话，咱们现在还得睡在马路上呢。

冯春潮有些窝火地望着妻子，你不要提这个茬儿行不行，等我挣了钱，我看你还怎么的。我知道你就是看不上我，当初

干什么去了？

白鸽被冯春潮说得也有些来气了，马上反驳道，当初？当初我看你还像一个人样，可是你倒好，这都多少年了，你说你，大事你干不来，小事又不干，钱花了不少，可是你有一样事干成的吗？不怪你爸生你的气，不借给你钱，我看该。

你等着吧，这一回我必须把这个赛马场的事给他干起来。冯春潮一边向前走着，一边赌气似的说。

月光从窗帘边上射进来，照在床头上。

白鸽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她望了望旁边睡得很香的冯春潮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她觉得离身边这个男人越来越远了。不知怎么的，每一天都在一起过日子，可渐渐地，她觉得不认识身边这个男人了，好像两个人越走越远了。

算起来从相识到现在，他们也有十来年了，那个时候多年轻呀，心里的全都是美好的愿望。那时白鸽中专毕业，刚到这个城市工作，还不错，通过关系到文化宫当老师。那个时候真是和现在没法相比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虽然是在这里当老师，也有不少人都觉得自己这个工作不错，可来学跳舞的也有不少是不三不四的人。

那个时候自己真是觉得孤单极了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认识了冯春潮。那天的事情也真是巧了，平时根本不去文化宫的冯春潮不知怎么回事被一个同学拉去了。当时正遇上几个人在那里纠缠白鸽，还动手动脚的，冯春潮觉得看不过去，便走

过来劝解着，那几个人嘴上不干不净的，还动手要打冯春潮，没有想到冯春潮三拳两脚把那几个人打倒在地上，那几个人被冯春潮打得哭爹喊娘的。这一段英雄救美的场景，现在白鸽想起来，还好像发生在眼前一样。

白鸽当时就被眼前这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吸引住了，冯春潮也是一表人才，又这么富有正义感，白鸽走上前去热情地感谢着，就这样一来二去的，两个人从相识到相爱，发展得非常迅速，很顺利。

真没有想到，这时间就像流水一般从身边悄悄地流过去了。当时白鸽知道冯春潮刚刚专科毕业，也没有工作，可是她觉得，就凭这样的小伙子，将来干什么也是能干出名堂的。当她下决心要嫁给冯春潮的时候，也有朋友劝过她要再考验考验他，或者再等等；还有人说，就凭你现在这个条件，找一个条件更好的，也完全能够办得到。可是白鸽很坚定地想，只要是自己有志气，没有钱可以挣来钱。她不稀罕找一个当官的子弟，或者是找一个有钱的丈夫，她可以凭自己劳动的双手过上好日子。因为和冯春潮接触之后，她觉得冯春潮很聪明，而且在很多事情上也很有自己的想法。冯春潮学的是摄影，说自己要开一家照相馆，而且计划非常宏伟，要在三到五年内，开成全东江市最大的摄影屋，到时候把婚纱照等等那些东西全都搞起来。可是，一晃时间过去了，虽然当初也张罗着开了一家摄影屋，可是没干几天，冯春潮就觉得没意思了，觉得天天在那摄影屋里给人家照相，太单调了。就把摄影屋兑了出去，又向自己的父亲凑了凑钱，买了一台出租车开。开出租没有开上一

年，又觉得腻歪了，不想干了，把车赔钱卖了出去。接着就不知道干什么好了，今天想干这个，明天想干那个，最后什么也没有干成。

白鸽这样想着，心里很乱，她真的一点儿睡意都没有，白天的事情又浮现在眼前。

原来在文化宫工作那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地方，现在可倒好，一个好端端的文化宫，已经搞得七零八落了。一楼和二楼租给了那些搞照相的，再就是办什么临时学习班的。整天有不少孩子到这里来学书法，或者学什么数学的。而留下的那个放映厅，还有上面的那个舞厅，已经没有几个人上班了。她也想过到哪个学校去当老师，可是现在学校也不好进，就只好这么维持着。

最近文化宫办了一个舞蹈学习班，还别说，还真是有一些人来学习的。今天就来了一个，姓东方的，听说还是搞房地产的大老板。文化宫的主任把那个姓东方的老板领到白鸽面前，说东方老板是慕名而来要向白老师学习跳舞的。

白鸽望着眼前这个叫东方志远的男人，长得高高大大的，足有一米八多的个头，四十岁左右，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。白鸽心里便犯起了嘀咕，这样的人还来学跳舞，这是干啥呀？

东方志远倒是显得很礼貌，一口一个“白老师”地叫着，说自己来学跳舞，就是为了社交上的应酬，有的时候出去办事，人家把他领到舞厅，可是他只能当观众，看着别人跳，他便下决心来这好好学一学，将来出去的时候也不尴尬。

白鸽便耐心地教起来，东方志远学得也很认真。真是没有

想到，自己原来只是在文化宫教教小学生，现在倒教起了大老板。

东方志远倒是非常有礼貌，说早就听说文化宫有一个姓白的老师，舞跳得特别好，就想来学一学，来之前还给主任打了电话，指定必须由白鸽来教他。东方志远说着这些话的时候，那眼神里有着一些异样的东西，白鸽看出来，但是又不好问，就装着什么也不知道，只管教东方志远跳舞。

两个小时教下来，东方志远头上出了汗，白鸽也觉得挺累。东方志远走出去拿上两盒饮料，递给白鸽一盒，白老师，以后你就是我的老师了，你看看我这学生还行吗？

白鸽笑着点点头，你以前虽然没有学过，但是看得出，你在这方面还是挺有灵气的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你的交际舞我保证能给你教好。

东方志远满意地点点头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对了，白老师，你只要好好地教，等我学会的时候，我再给你一份学费都可以。

白鸽摇摇头，那怎么行，学费你都交了，我怎么能再收你一份呢？

东方志远大度地摆着手，没关系，我不是说了吗，只要是我学会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就是你的学生，除了这个之外，你有别的什么困难，比如说你想买房子，我保证以最优惠的价格卖给你；别的方面你还有什么困难，我都会尽力相帮的。

虽然是初次见面，只在一起学了两个小时的舞，可是东方志远就像熟人一样地和白鸽进行着交流。

白鸽也觉得很奇怪，觉得这个人一点儿陌生感都没有，交流起来也很自然，也不像其他那些大老板，总是领着好几个人前呼后拥的，说出的话也很粗野。这个东方志远很明显是有一定学历的，而且谈吐也非常文雅。

白鸽就这么漫无边际地想着，月光渐渐地从窗前移了过去。

白鸽望了望床头上的闹表，看见时针已经指到了一点，便叹了一口气，开始睡觉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白鸽便做起梦，梦中冯春潮正从江北一个地方向她跑过来，气喘吁吁地喊着，我的赛马场办成了，你快去看看吧，你快去吧。

冯春潮跑过来拉住白鸽的手，白鸽一惊，我才不跟你去呢，猛地把手一甩。

白鸽由于用力过猛，把被子甩在了旁边，一下子惊醒了，屋里依然是黑洞洞的，原来是一场梦。

身边的冯春潮依然睡着，白鸽醒了之后，便再也睡不着了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望着外面。

你说都是男人，你看看人家那个东方志远，把买卖做得那么大，可是人家呢，也不是那种乱吹牛的人；可是身边的这个冯春潮，咳，这人和人一比呀，差距可真是太大了。

想到这里，连白鸽自己都感觉一惊，怎么把那个刚认识的东方志远和自己的丈夫比较了起来？

白鸽对冯春潮一直抱有很大的希望，总觉得冯春潮能干成一件大事，最起码，也能干出一件养家糊口的事情。而冯春潮